

会助成这一次事业的成功。所以由此看来,表面的失败并非失败,而是给与你很好的一个经验或教训,以助你底事业的迈进的。

上述的两个事体,知识和经验,可以说是在我们希望成功某种事业前的两大努力的目标,二中是不可缺一的。我想在现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尤其是青年,我们需要有野心,更需要用我们底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它!在这暴风雨的世界里,我们要各人努力准备自己将来的事业,维持这老大的中国!更需要在这“埋头干”的口号下,振作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干,干!

至于这最大的努力是如何用法,我且引用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一八三七——一九一九)的一段话做为解释,以作本篇的结束。他说:

“当初我十二岁的时候,纺织厂雇我为卷线小工,那时候我便决心要成为世界第一名卷线小工,于是拚命的工作。这样工作,为人所赏识,以为这样孩子永使其做卷线小工,未免可惜,因而又雇我为信差了。那时候我也下了决心,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名信差,于是拚命的记住街道,每院每家和姓名。到最后就是极小的胡同,我不知道的人家一份也没有。也许说这是无用的努力吧,可是又为人所赏识,不久便升为电信技士。此后渐渐的,用同样的做法,终有今日的成功。”

一九三三,三,十一日。

亚洲弱小民族及其独立运动*

——印度,朝鲜及安南

本文蒙韩先生与以修改,谨此志谢。

绪 言

在太平洋风云紧急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亚洲弱小民族的独立问题,我觉得是一件极有义意的事。因为中国民族的命运,是与亚洲其他弱小民族的命运有连带关系的,如果中国民族能解放,他们也就会跟着被解放;中国民族若是达不到解放的目的,他们恐怕更难达到解放的目的。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者加到中国身上的锁链一日不解除,其他亚洲弱小民族便一日无力解除帝国主义者加到他们身上的锁链。什么时候中国民族摧毁了帝国主义者的最后壁垒,也就是亚洲弱小民族得到解放的时候。

可是我们中国民族须要记得,单靠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是不容易成功的,假若我们能与其他的亚洲弱小民族联络起来,共同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一定比我们单独行动更有力量,更能完成我们民族解放的使命。这不但解放了我们自己,同时还解放了世界。

* 原载《南开高中学生》1934年春季第2期。

治的渴望的,我们只要讲察大会中所提出的种种议案,便可以知道了。其提案有:

“司法机能”与“行政机能”的分离

“军法”的废止

取消国内的棉货消费税

扩大印人文官的任用

在民选议员的立法会议,扩充自治的一种形式

然而其结果,英人并不重视此种议决案,仍然厉行他们原有的政策。所以印度民主二义者的改革要求及参政权的扩大要求,英人一概称之为“过激派的运动”。

英人因为这种运动对于自己太不利,终于一九〇五年把孟加拉州分割为二。孟加拉州为印度革命的策源地,英人欲分化其势力,所以才有此项规定。但印度人并未驯服,竟做更巨大的反对分割的运动,他们以排斥英货,要求国民自治等办法,来抵抗英人的压迫。英国最后不得已,才表示让步,便于一九一一年打消了此项议案。

此后印度曾经过长时期的混乱与不安,直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时为止。这时候,印度的青年们,已不能满足于自治的要求了,他要求完全的独立,“Purna Swaraj”! 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有少数印度人主张援助英国,而国民主义者则欲乘此时机,促进印度独立运动的进展,但这样主张的印人全数被捕下狱,幽禁者约有数千人之多。这种暴行激动了多数印度人,他们大有联合起来抗英的趋势,于是英国为缓和起见,乃声明在战后允许印度人自治,这誓约竟把每个印人都骗了,在大战期间,有百万余印度人运往欧洲前线来替奴役他们的英国人打仗。

E. 印度人独立运动

然而在欧战完了以后,英国竟违约,且更以“罗特拉法命”

禁止印人的一切“暴动”，使印度人遭遇了更确切的压迫。同时在盘捷布州的都市，阿木昔耳的那里安瓦拉·巴哈公园内，有聚集的五千印度人民，亦为英兵横加残杀！戴耶将军带领武装军队，竟实弹射击，致死亡印人二千余名，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大杀戮；反之，而一部分英教士及退職官吏，却向戴耶将军慰劳英金二万磅，这真是我们所想像不到的。但由此亦可看出帝国主义者人民心理之一般了。

印度胶于世界战场上，有一百二十五万人为英国帮忙，有一亿元现金，和数亿元的食粮供给英国打仗。这种巨大的牺牲，是其印人前所未有的；然而英国人的报酬又究竟是什么呢？一九一九年英国通过“立法议会”，允许印度设立上下两院；然同时，都对战前所允许的自治范围，一字也不提。而有选举的印度人民，不过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是没有选举议员的资格的；不但如此，即议会所通过的法案，总督可随意否决之，换句话说：就是议会所否决的法案，而总督却可施行。这算什么立法议会，不过是英人的欺瞒政策罢了！

印度人就这样甘心被欺骗吗？不能，他们曾作过轰轰烈烈的反抗工作，可是他们反抗的结果：甘地，CR 达司，摩第拉尔，芮鲁，及数万印人都被囚禁了。于一九二四年中，英人更采取严格地制止印度国民主义运动的法令，这个法可以任意囚禁国民主义者，所谓孟加拉法令就是这个法令的名称。

然而印度人民绝不因这种高压政策而屈服，他们仍再接再厉，由少数国至主义者，领导着做普遍扩大的独立运动。这种情绪差不多热烈的燃烧于每个印度人的心里，所以，印度人绝没有因着他们的领袖被捕而停止了这个运动的进行。他们革命的意识是完全养成了，他们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大家都认定一个目标去做，即使少受挫折，也绝不能受丝毫的阻止。

年次	日人每人平均	韩人每人平均
一九一三	三〇,二五元	二,五三元
一九二四	四一,二八元	二,五〇元
一九二五	四七,八二元	二,四六元

C. 几条特殊的规定

日本人为了压迫朝鲜人使他们不能不反抗起见,乃定出许多戒条,把朝鲜人完全束缚住,今述几条如左:

1. 不准无故强要会面或使威迫的行为;
2. 不准强制他人加入某种团体;
3. 不准聚众向官署鉴请愿;
4. 不准颁布或朗读不稳的隐语,文书,或诗歌;
5. 不准制造摇惑人心之流言,浮谗或虚报;
6. 不准有意阻碍他人或追随他人;
7. 理事官必须检阅新闻纸的原稿;
8. 警察官有权限制或解散集会,群众运动或集合;
9. 警察官于街路或公共场所,对于揭示,公布,图画,或言语形容及其他作为,恐有紊乱安宁秩序时,得令其止;
10. 关于政治的集合以及在屋外会群众者,一律禁止。

由这些规定看来,朝鲜人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吗?

D. 朝鲜的独立运动

朝鲜的独立运动,似乎并没有印度的那样的明显,扩大,和普遍。然而,朝鲜人的革命志愿并不下于他人,他们的一般志士们,早已经在热烈的奔走呼号了。不过因为时机未熟的缘故;有许多革命党人因了日本的惨酷压迫,遂飘零流落,孤立无援,这种亡国之恨,比那个不更悲切些呢!同此,韩人为了悲愤国事而自杀的,迭出不穷。然而他们并不都是灰心的,他们时刻在团结他们自己,在寻求机会谋出路,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在朝鲜单独去反日的是不少，而团结成一大力量的却不多见，如同一九〇八年，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的刺杀伊藤博文事，如闵宗植，崔益铉，田愚，林秉瓚，柳麟锡之召集革命军反日事，都是一时轰动社会的革命行动，但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单独孤立的，所以不能有所成，事情便算完了。像这类的事还很多：如卢应奎李麟荣人的起事，虽然应者有万余人，终因没有组织，很惨痛的失败了；又如林汝成，赵东教，黄大成等，与日人激战于堤川，结果是被杀。像这大小的暴动，在朝鲜是常见的。而略有组织的反日协会，亦因国内禁条内森严，也不得充分的发展，于是便多不能为人们所知了。可是如日保安会，独立协会，兴国协会，一心会，国事游说团，大韩协会，天道教，青年敢死团及西北学会等，却都在秘密地进行着他们革命工作！

在欧战期中，朝鲜人的独立要求极为迫切。当巴黎和会开时，韩牧师金弼洙，及天道教教主孙秉照乃利用此时机，在同年（一九一九年）三月开公民大会于韩国首都，举行大示威运动！这当然是日本不能久许的，所以在他们开会的时候日兵即用残暴的压制手段，开枪射击韩人，致死者万余人，下狱者亦多至数十万人！但为公理正义而开的巴黎和会，好像没有知道这回事似的。

但同时，朝鲜人已在国外奔走呼号地鼓起了反日的运动，尤以在上海者，其规模为最大。各地爱国者，曾组织大韩民国政府等机构。

以后更有留日朝鲜学生，以一片热诚，向日政府上血书，请愿独立。但日人却把他们全数拘捕了！于是引起韩国国内民众暴发了大示威运动，来表示反抗。日本人仍然用了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据说这次朝鲜人被杀的，又有八千人之多！在此以后，朝鲜独立运动果然沉寂了一时，但在个个觉悟的朝鲜人的心里，却时时在准备着，向日本作最后的斗争。

里面,常有以不能侍奉父母而怨于政治不良的,也有自述流离失所之苦而劝兄弟友善的,这都不过在表现忠孝的道德罢了。再有,诗中表现厌恶征役的精神,便正是我们现在提倡和平的出发点。由此,可知在二千年的长时期内,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动,所以现在我们在读诗经的时候,还不觉得有口味不和,神怪离奇之处。这也可以说是诗经在文学上的永久性,其所以能传诵至今者,则一部分不得不归功于这样的一贯思想,是可以想得到的。

其次是要评鉴诗经的每篇创作艺术。现在让我先将这六十篇分成七类来讲。

一、关于两性的诗

a. 男思女者

关雎 泽陂

月出 静女

出其东门 葛生

汉广

b. 女思男者

伯兮 君子于役

殷其雷 杕杜

标有梅 隰桑

卷耳

c. 男女相悦者

女曰鸡鸣 绸缪

野有蔓草 溱洧

东方之日 野有死麋

鸡鸣 将仲子

山有扶苏 褰裳

(d)“女怨男”的诗。在两性的诗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短篇的作品,很少见到是长篇著作的。我想,长篇作品之所以不能产生,大概,是为了地域的关系,气候寒冷,生活困难,人民没有暇时长久的意兴,所以不能长篇发挥。因而,许多诗之形成就是即兴的。然而,偶然中我们假若看到了一些长篇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诧异,(何以在这些短篇中有长篇,这个诗的作者不是很特别么?)觉得宝贵,而或许下一些功夫去细细地咀嚼它。

的确,一个人跳高跳到六尺的时候,让他再跳六尺一寸就很难过去。同样的,诗能写到短篇成熟的时候,再写成精彩的长篇就尤其难了。我们可以看到,谷风和氓两篇还不算是拙笨的作品,不难想见这是出自诗人手笔的。在谷风里,第一段上“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是一句很好的起首,把它比做男子的粗暴的性情,尤其和洽。而从此同句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是在怎样娓娓地将这段故事告诉给我们听。再见下段一句“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似乎我们在看见一个弃妇,当走出她久居的丈夫家门时,现出“再不能来”的一番恋恋不舍之状,而“不远伊迩,薄送我畿”更是多么一付孤伶可怜的状态!最后,妇人在万无转回的希望的时候,乃口中追述其往时之贤德,盖非在极怨愤时不出此。妇人尚自支撑,谓“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是更表示其境次之穷困,惟能以“旨蓄”自慰也。

氓中多掺杂些议论,较为不深切,在这点上比谷风稍有逊色。然而能叙事清楚,景然不乱,也是很不易的了。

子衿是一篇杰作。诗人能将一个女子的一阵思感,速写下来,使人看来清清楚楚,觉得清快流利的,要以子衿为最。这里没有如荼如火的热情,没有如深渊海水似的愁思,妙只在淡淡一点中。而是“悠悠”的一点相思罢了。句中音韵不必说,光是“悠悠”半句,也就够你领略一天去了!

我觉得有意思的还得算狡童。狡童像是一个天真烂漫孩子的说话，无隐而直爽，说完了就完了，全不用你发问的份儿，多么痛快！

中谷有蕓一开篇，便像听到一个女子同我咳声叹气，什么命薄咧，遇人不淑咧，要使人同情得下泪了。假若有和她同遭遇的人读这篇时，我想，一定会痛哭流涕的。

终风还不错；江有汜不好。

(二) 亲子关系的诗。

亲子的关系特别深切，是可以从这四篇诗里看出来的。自己的时运不佳了，归结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上去（蓼莪）。这是很沉痛的一句话。由“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所令人想像到的情景，是正适宜于忆到故去的父母而悲伤的。凯风篇里也同样地以抓到“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来表现亲子之爱。陟岵比较有一些情景在内，而不像蓼莪和凯风那样完全在情感的空想中。一个兵士出征去了，在行军中或在战场上，思念起久别的父母兄弟妻子等人，于是就无意义地“陟彼岵兮”，是想藉登高以望望家乡是什么样了，虽然知道无论如何不会看得见。最后，乃想到在别离时父母兄三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三句嘱咐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在父，母，兄，三个人的话里，各人表现了各人的身分，各人的情感，各有深浅不同。如父说：“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他知道的是行役夙夜无已，而在战事毕后不要停留。母所说的行役夙夜无寐，望他儿子不要相弃，可见女人是有依赖性的，同时更表示出她不愿说：“谨慎些吧，千万不要死了回来。”而其兄便截然说出。从本篇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不只是写思亲而已，并且表现了战争的罪恶，及当时社会的一般。总结起来，陟岵是一篇很好的速写；把一阵的心情，把父母兄的怀念，把行役的劳苦，用几笔勾出，读起

谈“读书”*

大概古来所谓文人士大夫一流人物，多半拿读书当做一件雅事看待，粗人俗人是不会也不能读的。读起书来，总要摆出一种读书的形式，比如说亭下，花前，青山绿水之地是最适宜不过的，似乎至少也得来个“月下窗前”吧。这样，才真正配得上“读书”二字，因为这里浸润了一种闲趣，什么诗呀，词呀，骈文的才好去领略和鉴赏了；至于要寻找一位“佳人”而得把自己安排成一个“才子”，就更非得借重这种读书的派头不可。然而，这究竟是属于“士大夫”一个特属阶级的，别种读书的人们并不全如此。战国时苏秦的“悬梁刺股”般的读书便简直是个例外，可谓做得太苦了。然而老天爷到底是有眼的，没有白辜负苏秦这份苦心，而终究还他个六国宰相做做，这一世“荣华富贵”，可以说完全是苦读书的代价了。风气一开，大多数人塾的人都要“十年窗前苦”了，目的是“金榜登名”，也好光耀门庭以及十八代祖宗。这种信念尚一直保留到现在，家里人要鼓励孩子们读书，便说：“书里头藏有汽车大洋楼的，你就念吧，念熟了自然会找出来的。”这种话是否可以使孩子们便认真地去读了，或者真的可以实现“待诸异日”，我们都不必去管；——然而只这一句话里，大概已可使你惊异于“读书”的法力是这样的广大无边了！

我们算不得幸运，这时代不但不允许我们有士大夫那种闲

* 原载 1935 年《南开中学学生毕业录》。

趣去读书,而且科举制也已早于清末取消,再不能有金榜题名的机遇了。真糟糕,现在更闹得甚至于“毕业即失业”这种地步,从“十年窗前”钻出来以后的人们,不但汽车洋楼成了空中楼阁,便是一碗饭也不容易捞到手边了。无怪乎有些人要叹一声“这年头……”,的确,这时代是变了。然而可喜的是:现在还依旧有一般“傻子们”去读书,去钻进学校书院里面孜孜不息的干。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人们的毅力,同时,我们要更得认清楚,现时代的“读书”这件事情,是换上一种新姿态出现了;代替了“唯美式”的,“呆板式”的,或者更可以说是盲目的,而是换上:一种严悚的面孔来见着我们的。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至少你得想到你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的重大。因为无论对环境说,或对时代说,我们都得明了这些。在以往,似乎“学以致用”的趋势也曾在一部分中有过,然而大多数人的读书是消遣性质的,是另有作用而不过拿读书当作一种升官进级的。后面这一种人最不忠实,他们没有真实地领略书中的价值,我可以这样说,先进的利禄思想自己把他溶成一个不是读书的人了,他只配称做“读死书”,那读书的趣味也不会在他心中萌芽的,更怎能使他以读书而有所作为呢?这是多少年积压下来的大弊病;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只有那些赋闲文人们的抒情作品,略有一点积极的思想也想都在那里发散尽了。至于实用的科学书籍,看看欧西各国拥有之多,真得使我们惭愧,原来我们的文人便简直没有理会那些事情!人家在真实的读书了,而我们大多数的文人还在掉笔花,“升官发财”。待人家把所得的真学问发挥出来,建设于社会,而我们的文人看到人家的进展,则不但不知愧,倒偏说:“你们那是物质文明呢,喂,看看我们这二十多年的精神文明吧,要比你们高得多啦!”

这种老勾当究竟没有要多长久,中国的国运便已倾覆得不

可支持了。本来，自古至今我们国家的支配阶级永远是文人们，那样文人又怎能有好的作为！

可笑的是近来一般教育(?)当局，有时候看到学生们不能安心读书，便要高唱“读书救国”了。这又犯了“读书是法力无边”的毛病，正和家里人劝小孩子读的话是一样的。他们读过书的人尚不能御外侮以救国，似乎我们倒可以一边拿六十分一边去抗敌了。这岂非是破天荒的笑话！

讲到读书正确的作用，我以为“学以致用”就可以尽括，或者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一话也很合宜的。书本来便是历来人行某种事情的经验的记载，它自身是活的。有人以为最忠实的办法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至上主义”，不过我认为这似乎都辜负了作书人的本意了，他是让人学去他即得的知识而再创造，进一步的工作要对社会上谋一部分幸福的。……想这些事谁也会懂得，我暂且按下不谈。

现在我要在“读书”本身上说一点话，也可以算是这六年来自己对读书的感觉，及一点小小的经验。我回顾以往，觉得自己并没有把书读好，更没有什么好心得可以告诉人的地方。然而如果也有一点是值得窃喜的，那恐怕要算是对读书发生兴趣这一回事了。一个人总会对自己有所谅解，这种谅解有时是有益的，有时便极糟。我呢，却觉得自己总还通过；而且以为这六年(尚且只限于中学这六年)中的读书工作里才得到一点捉摸不定的兴趣，“读书”不算得不是一件难事体了。但也难说：谁能知道以后呢？也许兴趣可以把一切硬性书籍化成软性的吧，——总之，根据中学时代读书的经验，它对我是硬性的，困难的。

最初从先生把功课像是预约好了似的留下之后，自己又像嚼着每个字还债似的“读书”起，渐渐也觉到“读书”的重要了，

打开。实际上,这门是时常打开的,冷风吹了进来,于是我坐下看书,或是写下我所要写的东西。我的身体一直冻僵着,到吃饭时才能恢复一些儿温暖。……

“我的邻居们都是一些被称为‘粗野’的人,有些早上五时就出去作工去了,到晚上七点钟才回到屋子里:吃、喝、赌,或者打架。他们是被文化所遗弃的,是为社会吐出的滓液。但我却在他们当中看出了真纯的人性来;我和他们混在一起,我看到许许多多感动人的事情,那是使人不得不掉眼泪的。……”

“前些天,我在镇上闲走:看到一个狂奔的妇人,她的唯一的儿子被土匪杀死了,她那哭号的疯样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另外,一个工人因被厂主开除而投井了,他的母亲老婆和三个孩子却还是活下去,但谁知道究竟是怎样活着的呢?”

“在现在的世界上,生命就是这样的低微而又那样可贵。朋友,这就全在你是怎样的活法了。……”

一种生活的景象燃烧在心里,为了这种缘故,我得到了不安。我用尽我的脑力想使自己在现在的环境里得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法;或者说:我要一种充实的兴奋的生活。我的周遭是太死寂了,人们所做的,大多无非是到图书馆去死读书而已。我鄙视分数,但我的活动无一不是受了分数的束缚。

我想到了一个活的青年的使命,那是多么重大啊!而我们却是整日地怎样子过活呢?

我是陷进浓厚的忧郁里了,我不能摆脱开环境所加于我的窒闷;我愿意看到光明和黑暗交界的地方,我愿意时时张大我的视野,这种微温的生活是我所不能忍耐的。

我躺在床上,心胸上如压了一块沉重的铁,窒息了我的呼吸。我的头脑在经过长时的斗争后,也似乎已经粉碎了。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枯秃的树尖在我的窗前摇曳着。一切

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

北大、清华、南开是战争开始后首遭蹂躏的三校。北大和清华的校舍被日人用为马厩和伤兵医院了，而南开大学则全部炸毁。所以在一九三七年秋季，大后方的许多学校仍在安然上课时，平津的学生们却挣扎在虎口里。他们有的留在平津，秘密地做救亡工作；有的，几乎是大部分，则丢下了自己的衣服和书籍，几经饥寒和日人的搜查、威吓、留难，终于流浪到青天白日的旗帜下来了。

就是这些人们，在战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这时候流浪在全国各地方。三校曾经在长沙复课，但到达长沙的学生和教职员总共不过七八百人而已，于是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借用长沙之圣经学校，衡湘中学，四十九标营房等为校址，其工学院暂附于湖南大学中，文学院之一部则在南岳半山中。当时借读于长沙临大者很多，全国各大学学生几乎都有，表面虽似混乱，而实皆为一种国难期间悲壮紧张空气所包围。学校于十一月间正式上课，不三月而学期结束。

这一时期教授少，书籍仪器等几乎没有，个人生活也大都无办法，有的同学甚至每日吃一角钱的番薯度日！然而大家却一致地焦虑着时局。校中有时事座谈会、讲演会等，每次都有人满为患。南京陷落后，大局危在旦夕，长沙的情形也非常不安，即

* 原载《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10日）。

国难在激励着人们,我们对于日人最有效的答复就是拿工作的成绩来给他们看。西南联大被轰炸已经两次了。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西南联大所租用的昆华师范里落了十几枚杀伤弹,死了方由天津来的同学二人。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日人在西南联大一带投了不下百余枚轻炸弹,意欲根本毁灭了这个学校。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的住宅区,也全炸毁了;在物质方面,日人已经尽可能地给了打击。然而,就是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屋里办公,未有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十月十六日

从汉口到北平*

汉口的旅馆里挤满了人，而且是长住客。下行的轮船半个月不见得有一只，而等船的接收及公差人员，据统计就有八千多。“有办法吗？”“××轮什么时候到？”成了这些人日常的答话。而有了“办法”的旅客，则又急着轮船迟不开行，又要修理，又要买煤。

军用的大轮船，比较方便，可是四方军又已完全占用，看来我们最快的行期也要在半个月以后。

由汉口到上海，不容易，由上海到北平呢，更是茫然然。

我向中国航空公司的友人 B 说，“有没有到北平的飞机呀？”问了几次，都是摇头，因为公司没有这一线。有，那只是货运，不卖票的。可是忽然有一个早晨，在路上碰见了。

“有一架飞机去北平，你坐不坐？”他说。

“当然。有希望吗？”我急着说。可是他一笑。“你太晚了。旅客这时已在飞机场上了。”

我和他走到两仪路中航公司，正在抱怨他，而一辆卡车适时驶到，去北平的飞机今天走不成，改为明早，旅客们都由机场回来了。

“好了。这是你的机会，快去办手续！航检所不批准可别怨我！”

* 原载 1946 年 1 月 24 日《独立周报》，署名“本报特约记者查良铮”。